

祁智“芝麻开门”成长书系

祁智 著

一星灯火

我转身向镇上狂奔，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我在奔跑中，忍不住笑着，却泪流满面。



凤凰

江苏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祁智“芝麻开门”成长书系

祁智 著

一星灯火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星灯火 / 祁智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584-0115-2

I. ①一… II. ①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0427 号

书 名 祁智“芝麻开门”成长书系——一星灯火

著 者	祁 智
责任编辑	郁敬湘 钟小羽
装帧设计	蔡 蕾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875 插页 3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84-0115-2
定 价	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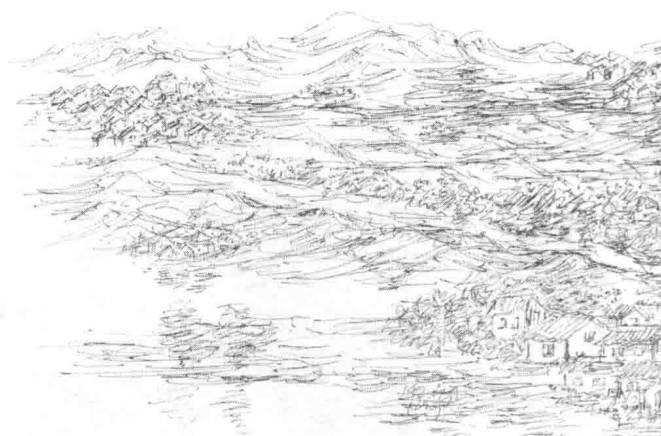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目录

一星灯火	001
童年·故乡	011
少年,少年	022
老家,老家	036
四季	051
埭上人家	059
十字街口	066
车站	072



车站饭店	078
浴室	084
理发店	089
生猪收购站	096
学校	102
看电影	107
天赐芦苇	113
四月	120
拼死吃河豚	127
芋头里的滋味	137



倒立行走	143
考试	150
想当警察	158
你好,派出所	171
祁氏之后	184
读书趁早	191
我就在书中等你	197
我贪婪写字的感觉(后记)	212



一星灯火



一
星
灯
火
YI XING DENG HUO

我从南京禄口机场搭乘汉莎航空 LH781 航班,经德国法兰克福转机去英国伦敦。

我出国并不是第一次,但此行的心情不同寻常。我是去参加第 44 届伦敦国际书展。在那里,《小水的除夕》英文版将举行首发式。

《小水的除夕》是我 2014 年创作的长篇儿童小说。小说的背景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老家西来。老家注重文化建设,约我写了长篇散文《老家西来》。《老家西来》出版后,老家夸奖我:

埭上人家,河汊,芦苇,无一处不是风景;
人物,民情,无一处不是故事。这是一个作
家笔下的老家,世俗的,道德的,悲悯的,弥



漫着风尘、稻香和亲情的老家。这也是所有西来人的老家，追远的，感受的，展望的，濡染着风霜、泥香和理想的老家。祁智以敬畏之心，写西来先民开创的艰辛；以赤子之情，写对西来老家的深爱。他是以字为文，也是以文作画写诗、歌咏时代。

老家又约我写一部报告文学《西来人》。我采访了，也动笔了，但总觉得行文不顺利，究其原因是我采访不深入。

“我写一个长篇小说吧，就写西来。”我说。

《小水的除夕》完成很顺利。出版之后，反响很好，并在当年获得包括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在内的众多奖项。英文版权随即卖出，英文版首发式被确定为2015年伦敦国际书展重要活动之一。

当地时间13号深夜，我到了伦敦。

天一亮，我就赶去伦敦西区 Earls Court 展馆。

伦敦国际书展展馆的门脸不大，而且朴实无华，但进门之后，熙熙攘攘，气象万千。伦敦国际书展创办于1971年，每年4月在伦敦西区 Earls Court 展馆举行，历时3天。有1400多个参展商参加全球书业最重要的春季盛会。

上午11:00，首发式准时开始。伦敦书展总



监 Jacks 女士来了,英国最大的中文图书馆——查令阁图书馆中文馆长李弃予女士来了。

我发表了《一星灯火》的演讲:

我小时候喜欢在夜里走路。我并不是一个胆大的孩子,我其实胆子很小。我想说的是,我喜欢走夜路,其实是喜欢在夜里看到一星灯火。

想一想吧,在漆黑的夜晚,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这时候有一星灯火。

这一星灯火,可能来自家里的窗口,可能来自其他夜行人,也可能来自头顶的天空。

当然,也可能是我手上提着的一盏灯。

漆黑的夜晚,什么也看不见,这时候有一星灯火。多么神奇,多么令人兴奋,多么充满诗意。

我的眼前立刻明亮了,心里立刻踏实了。

我想,文学就是光芒,照亮着每一个走路的人。

而儿童文学,就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夜行时看到的一星灯火,让每一个开始走路的人,不寂寞,不害怕,有希望。

现在,我在英国。英国已近中午,我的祖

国正是华灯初上。而当我的祖国正午，英国却是暮色降临。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神奇。

我提着一盏中国少年的灯，来到英国。

如果英国的少年朋友，甚至已经走过少年的英国朋友们，能看到这一星灯火，那将是我的荣幸。

我想，我能获得这一份荣幸，因为我们在同一个世界行走。

我的演讲，借助联合国翻译之口，获得了阵阵掌声。

临去英国，主办方要我准备一篇发言稿。我不假思索，写成了《一星灯火》。

我小时候确实喜欢走夜路。因为只有走夜路，才可以看到一星灯火——天上眨眼的星光，窗口如豆的灯光，夜行人嘴边燃烧的烟头，萤火虫背着的光，甚至一抹流星，甚至只见光点移动、听不到声音的高空飞机。

灯光，哪怕是最微弱的，也让我心里踏实，温暖。

不敢想象，在漆黑的夜，没有任何光亮。

我演讲的时候，看着面前聚集的人，西方的脸，东方的脸，神思飞跃。我想到了聚沙成洲的





故乡，想到了列祖列宗，想到了父老兄弟。当亲人在故乡的土地上含辛茹苦的时候，我在遥远的地方，为故乡歌唱。

我，是不是第一个在英国用文学的方式，提及老家西来的人？

西来！

我的老家在土桥十八圩（现西来桐村），与西来街隔河相望。我生下来就是12斤，这在当时是一个大新闻。听母亲说，很多与母亲同龄的母亲喂过我奶。我在西来街上走，确实有几位母亲一般年纪的人说喂过我。

“是小兴啊？我喂过你奶呢。你啊记得啊？”母亲一般年纪的人说。

“你为难小兴哦。”另一个母亲一般年纪的人说，“他怎么记得？他还吃奶呢，记不得的。”

再一个母亲一般年纪的人说：“那么大一个胖小子，好耍子呢。我舍不得给我儿子吃奶，也要喂你。”

“长这么大了，这么有出息了。”还有一个母亲一般年纪的人说。

“呵呵呵呵……”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幸福、甜蜜、羞涩地笑着。

“小兴”是我的小名、“曾用名”。父亲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兴化工作。母亲在兴化怀了我，



我就叫“小兴”了。上初中，才改名“祁智”。

我在英国的日子，英国少见的艳阳高照，天空一碧如洗，毫无“雾都”的影子。在灿烂的阳光下，我一遍遍向客人介绍老家西来，介绍西来的位置，介绍西来的风土人情。

我在《老家西来》中，这样介绍我所理解的“西来”——

西来隶属于靖江。远古，这里是大海。后来，海口东移、长江东进，这里江水滔滔。后来，一座独峙的小山，凸出江面。后来，江潮冲刷，山脚下渐渐隆起一块块沙洲。后来，沙洲连成片，成了陆地。

——在今天看来，“后来”像闪电一样快捷，其实包蕴绵长而辽阔、复杂而艰难的时空转换。

这片陆地，最早的人烟出现在三国时期。

明嘉靖三年(1524年)，靖江曾出土一块断碑，上面隐约可见几句碑文，其中一句是“此沙为吴大帝牧马大沙”，吴大帝即孙权。这里荒无人烟，但水草丰茂，做了孙权部队的牧马场。

关于靖江诞生的传说，从此与马有关，比如“马驮沙”“骥江”……



那座独峙在江水中的小山叫孤山。孤山是天目山余脉。在距今 250 万年至 7000 年之间，它先为海中孤礁，后为江中孤岛。明弘治元年（1488 年），它正式登陆，成为靖江最早的陆地，成为苏中平原的制高点。明代起，孤山就建有寺庙祠殿、梵林僧阁。每逢农历三月三庙会，商贾云集，百货纷呈。

孤山不孤，八面来风。登高远眺，长江如带，从南环靖江，舒缓地向东北而去。

靖江的形成由孤山引起。靖江不仅年轻，并且在不断生长。当靖江的一部分已经成熟，田野阡陌，屋舍陈列，鸡犬相闻，靖江的另一部分还在孕育、成长之中。

大江东去，泥沙一点点从西向东而进。“西来”——这个充满动感与空灵的名字，和土地一起诞生了。

西来！

西来在人们的口语交际中，还有一个名字：西来庵。

“西来庵”的“庵”，听读音很容易被误解为“岸”——西来岸。当做“岸”并非没有道理。水乡泽国，围圩造田，筑坝挡水，建岸行人，理所当然。

但是，落实到纸上，写成的却是“庵”。这

说明，西来的由来，与佛教有某种联系。

据清光绪年间编撰的《靖江县志》记载：西来城隍庙建于乾隆年间，是靖江最大的城隍庙。深究下去，结论会让人大吃一惊——历史上，西来街自南向北，有西来庵、城隍庙、文昌宫、火星庙、都天庙、关帝庙、紫竹庵。

西来，这弹丸之地，历史上竟有两庵、四庙、一宫。

为什么？

据1991年版《靖江县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至1987年这601年中，靖江共发生较大灾害402次，平均每三年两次。

靖江襟江临海，水灾为第一大患，其次为风灾。此外，旱灾、雹灾、寒潮、蝗灾、疫病不断。

灾害如此频繁，极为罕见。

考察靖江这块土地的形成，就不会奇怪灾难为什么频繁发生。如同地球诞生初期地震频发、火山频喷一样，靖江由海入江，从江上岸，地势和气候也有从极端不稳定到逐步稳定的过程。

靖江是从水中长出来的。靖江就像一匹置身万里江涛的骏马，昂着倔强的头颅，万年泅渡，一定要上岸！





西来也是从水里长出来的。西来，在伟大的泅渡中，是骏马嘴边的一丛芦苇，或者一片青草。

陆地顽强向东，江水当然不会轻易后退。一次次风起云涌，一次次江水反扑。每一次反扑，都是汪洋遍地——清代之前，长江靖江段还没有江堤。

蝗虫趁乱而来，疫病尾随而至……

这块土地的先民，一方面以自己的力量与灾害抗争，一方面在无助的时候，祈求上苍，保佑这块从西而来的土地，风调雨顺。

建造庙庵，既是先民的一种精神寄托，也是先民的一种狡黠。老天爷可以不怜苍生，让房屋被一次次掀翻、倒塌，总会给佛祖的庙堂一个面子吧？

于是建造庙庵，团聚生民。

庙宇落成，香火袅绕，晨钟暮鼓。先民们在虔诚的叩拜中，心里有一种从云端踩到地面的踏实。

我佛西来！

那些与我们不同肤色的人，对我神奇的故乡惊讶不已。他们的手指和目光一起，在地图上缓缓摸索，从右向左、向左、向左，一直到中国，到长

江，到江苏，到泰州，到靖江……

而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格外想念祖国，想念家乡，想念故乡的亲人。许多平时不曾有过的感受，也如同故乡雨后的春笋凸现，或者像故乡长江的春潮涌动。

十天之后，我又搭乘汉莎航空航班回到南京。一踏上熟悉的土地，我忽然想到，我或许就是一盏灯？那哺育我、滋养我的奶水，就是源源不竭的灯油。





童年 · 故乡

我写作不会闭门造车，需要生活。写《芝麻开门》，我到几十所学校了解情况，到孩子们中间去听他们讲故事。写《小水的除夕》，不需要去了解，因为这就是我经历的生活。如果说《芝麻开门》写的是“他们”，《小水的除夕》写的是“我们”。“我们”与“他们”似乎不同，其实是一致的，都在“童年”里。

童年不是一个年龄概念，而是一个伟大的核：天真快乐，调皮捣蛋，无法无天，无“恶”不作。

我始终没有忘记“童年”这个核。我把这个年龄段，定位在“半梦半醒”之间。

比如大槐树上的大鸟。大鸟确实存在过。当时我在田野里追野兔子，忽然，一只大鸟飞过，翅